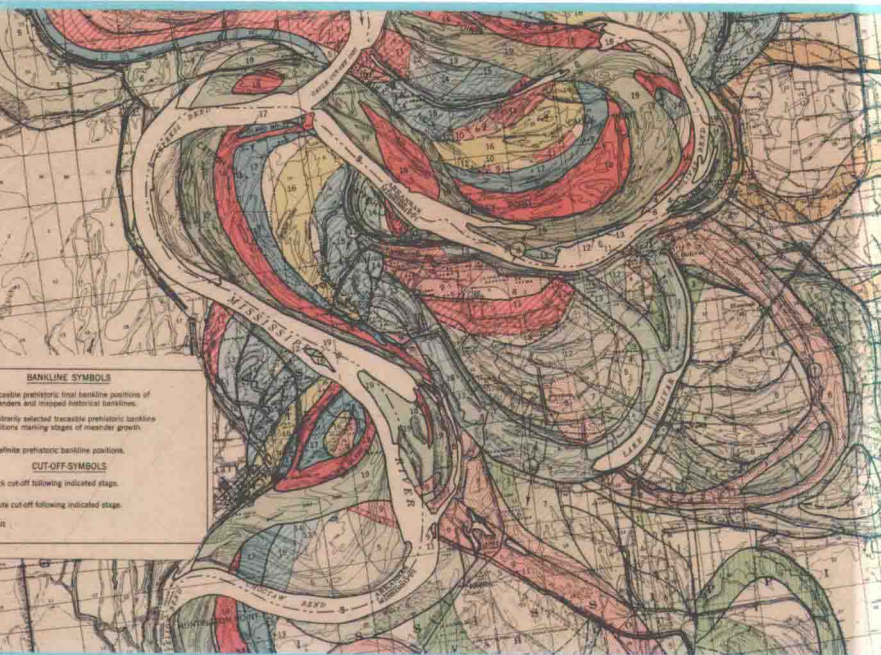




A PELICAN
INTRODUCTION 鹈鹕丛书



How to See the World

如何观看世界

上海文艺出版社

[英]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 著 徐达艳 译



A PELICAN INTRODUCTION

How to See the World

如何观看世界

[英]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 著 徐达艳 译
NICHOLAS MIRZOEFF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如何观看世界/(英)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著;徐达艳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4
(企鹅·企鹅丛书)

ISBN 978-7-5321-6281-9

I. ①如… II. ①尼… ②徐… III. ①视觉艺术—研究

IV. ①J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8416号

How to See the World

Copyright © Nicholas Mirzoeff, 2015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lican Books, an imprint of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Penguin(企鹅), Pelican(鹈鹕), the Pelican and Penguin logos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 “企鹅”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6-168

发 行 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肖海鸥

书 名: 如何观看世界

作 者: (英)尼古拉斯·米尔佐夫

译 者: 徐达艳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196,000

印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281-9/G.174

定 价: 58.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致 谢

一如既往，我要将这一切归功于凯瑟琳（Kathleen）和汉娜（Hannah），是她们向我展示了青少年是如何通过社交媒介认识这个世界的。我要感谢劳拉·斯蒂克尼（Laura Stickney）女士，是她委托我写了这本书，并且帮助我将这本学术书逐步转变为可以面世的大众出版物。我要感谢莫妮卡·施莫勒（Monica Schmoller）女士，她的编辑工作极具智慧又不失感性。书中的一切不足之处处理应由我一人承担。本书的所有观点是我和纽约大学以及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师生们交流的结果，这两所大学是我执教和工作的地方，我要感谢这里的每一个人，同时也要感谢我曾经有幸访问过的其他地方的人们。我还要感谢约翰·伯格（John Berger）赋予我的启蒙知识，也要感谢视觉文化和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女性主义方法。

谨以此书纪念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是他引导并且启发了我们中的许多人，愿他的影响力长存。

前 言

1972年，宇航员杰克·施米特（Jack Schmitt）在阿波罗17号宇宙飞船上拍摄了一张地球的照片，据称，这是迄今为止被复制最多的照片。照片显示，地球以蓝色海洋为主导，其间穿插着绿色的大陆板块和漩涡状的云朵，于是，这个图像得名“蓝色弹珠”（Blue Marble）而逐渐为人熟知。

这张照片从太空的角度非常有力地描绘出了地球的整体感，视野中没有人的活动，没有人的存在。全世界几乎所有报纸都将它刊登在头版位置。

照片中，地球与图片的边框非常接近，它主宰了整个画面，彻底征服了我们的感官。拍摄时，太阳位于宇宙飞船的后方，因此这张照片展示出了地球被完全照亮时的状态，非常独特。此时的地球看上去既广袤无边又易于认知。观看者在学会识别地球各大板块的轮廓后，就可以看出这些抽象的形状是怎样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生动整体。这张照片将已知的与新奇的东西都融进一个视觉形式中，这让它变得易于理解且十分美丽。



图 1：美国宇航局（NASA），“蓝色弹珠”

照片发布时，许多人认为看见“蓝色弹珠”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勒什（Archibald MacLeish）回忆起人们第一次看到地球全貌时的描述——“完整、浑圆、美丽、小巧”。有些人似乎是站在上帝的角度观看这颗星球，从而得到了一些有关精神与生存环境的教益。作家罗伯特·普尔（Robert Poole）将“蓝色弹珠”称为“一份倡导全球正义的影

像宣言”。这张照片激发出建立世界政府，甚至创造一门世界语言的乌托邦设想，其代表之一就是经典的反主流文化刊物《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将这幅图片用于杂志封面。最为重要的是，这张图片似乎在展示地球是一个独立的统一整体。正如阿波罗号宇航员拉塞尔（拉斯蒂）·施韦卡特（Russell [‘Rusty’] Schweickart）所说，这个图像所传达的是：

全局最为重要，地球是一个整体，它如此美丽。你期望自己可以两只手各牵一个人，他们可以是各种冲突中互不相让的对立方，然后对他们说：“看，从这个角度看地球，看着它，究竟什么是重要的呢？”

即使在这张照片问世之后，也没有人从这个角度亲眼观看过地球，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通过“蓝色弹珠”，我们知道了地球的样子。

而现在，从特定视点观看到的那个“大同世界”已经遥不可及。在“蓝色弹珠”这幅图片拍摄后的四十年里，世界发生了四个重要的变化。今天的世界是“年轻的”“城市化的”“网络化的”“炙热的”。2008年是这四个标志性特征的分水岭。在这一年，城市人口数量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以巴西这

个新兴的世界强国为例：1960年，巴西只有1/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1972年，即拍摄“蓝色弹珠”的当年，巴西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50%；今天，85%的巴西人生活在城市，城市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1.66亿。

世界人口中的多数是年轻人，这是另一个重要特征。截至2011年，全世界人口中，30岁以下的人口超过了一半；在巴西，29岁及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62%。12亿印度人中，超过半数在25岁以下；在中国，也存在着年轻人口成为主力军的类似现象。在南非，2/3的人口低于35岁。根据凯泽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统计数据，尼日尔1,800万人口中，低于15岁的占52%；在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超过40%的人口低于15岁。虽然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人口可能出现了老龄化，但是全球人口年轻化的局面已然非常明晰。

第三个标志性的特征是连通性。2012年，超过1/3的世界人口接入了互联网，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5.66倍。网络所连通的不仅是欧洲和美国，在新增互联网用户中，45%来自亚洲。但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区域（南非除外）和印度次大陆仍然是互联网发展欠发达地区，与全球数字化水平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截至2014年底，互联网大约有30亿人在线。谷歌预测：2020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将达到50亿。互联网已不单是一种新型的大众媒体，还是第一个全球通用的传播媒介。

通过互联网创建、发送、浏览各种图像，如照片、视频、

漫画、艺术、动画，是全球互联网运用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经由互联网发送的图片数量非常惊人：每分钟上传至 YouTube 网站的视频超过 100 小时。每个月该网站的视频浏览总时长为 60 亿小时，即平均每个地球人每月观看一小时网络视频。其中 18—34 岁年龄群的人，在 YouTube 观看视频的时间比观看有线电视节目的时间要长（请记住，YouTube 在 2005 年才创立）。每两分钟，仅美国人所拍摄的照片数量就超过了整个 19 世纪所拍摄照片的总和。从 1930 年开始，全球每年的照片拍摄量大约为 10 亿张。五十年后，每年的照片拍摄量约为 250 亿张，此时的照片仍然是使用胶卷进行拍摄。到 2012 年，每年的照片拍摄数量为 3,800 亿张，且几乎全部为数码照片。2014 年，照片拍摄数量有可能达到 1 万亿张。2011 年的照片存量为 3.5 万亿张，到 2014 年，全球照片存档数增长了约 25 个百分点。同样在 2011 年，YouTube 的访问量达到了 1 万亿。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新兴的全球社会是可视化的。所有的照片和视频都是我们努力看清这个世界的方式。我们感到制作世界的图像并将这些图像分享给他人是必要的；我们为理解身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中所处位置而付出努力，而这些图像是所有努力中的一个关键。

地球自身正在我们眼前变化。2013 年，距离上新世（Pliocene era）大概三百万至五百万年后，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第一次历史性地突破了百万分之四十。尽管我们不能看到

这些气体，但是这一灾难性的变化正在发生。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致使热空气中的水分含量增多。冰帽融化致使海水增多。海洋变暖使得有更多的能量可以支持风暴形成，从而造成一场又一场空前的风暴。当飓风、地震造成风暴潮或海啸等被科学家称为“高海平面”事件时，它们的危害将急剧增大。从曼谷到伦敦再到纽约，全世界范围内创历史纪录的洪水一场接着一场，与此同时，世界的其他地区，从澳大利亚到巴西，从加利福尼亚到赤道非洲地区，都在遭受史无前例的干旱。今天的世界与我们在“蓝色弹珠”中看到的那个世界截然不同，并且它还在以极快的速度变化着。

所有这些新的视觉资料，使得我们在观看当下世界时很难确定自己看到了什么。所有这些变化没有一个是尘埃落定或稳固的。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永远变革的时代。如果将这些增长的数据、网络化加年轻化的城市以及变化的气候放在一起，我们得到的唯一公理就只有——变化。毫无疑问，世界各地都有许多人在积极地改变用于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方式，从艺术到视觉与政治等各个层面。这本书帮助这些人以及试图理解所见之物的意义的所有人，去理解不断变化的世界。

思考一下 2012 年拍摄于太空的两张照片，可以让我们大致了解到自“蓝色弹珠”拍摄后，我们的视觉发生了多大的变化。2012 年 12 月，日本宇航员星出彰彦（Aki Hoshide）在太空拍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星出彰彦将摄像头转向他本人，略

过了地球、太空和月球等景观，最终创作出了“自拍照”，或者叫作自己拍摄的自画像。但讽刺的是，在这个图像中，我们无法找到任何关于他的相貌或者个性特征的痕迹，因为从他所佩戴的反射面罩上，我们只能看到他正在看的事物——国际空间站，以及位于空间站下方的地球。“蓝色弹珠”那幅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地球，而星出彰彦只想让我们看到他本人。毋庸置疑，这无论如何都是一张夺人眼球的图像。这一次，通过重复“自拍”这一日常行为，相机和照片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让太空变得真实而富有想象力，但是它不具备早期“蓝色弹珠”那张图像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宇航员在他的自画像中是不可见、不可知的。似乎，“看见这一切”是最重要的，而是否亲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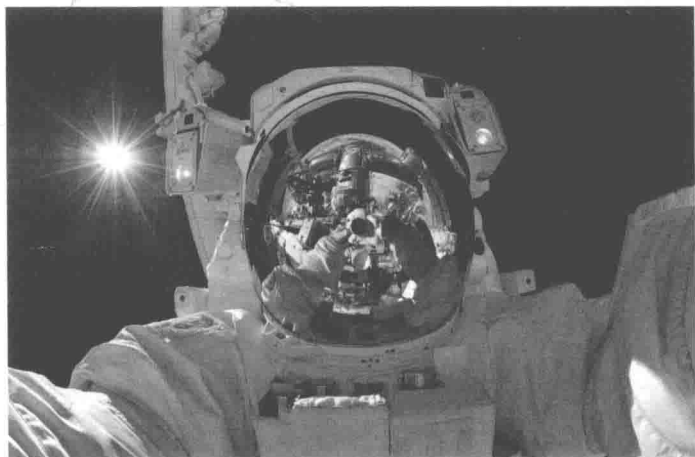


图2：星出彰彦，自拍照

去那个地点看则无关紧要。

还是在 2012 年，美国宇航局创作了一版新的“蓝色弹珠”。这张新照片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卫星拍摄的数码图片组合而成的。事实上，从卫星轨道，即距离地球表面约 930 公里处，是无法看到地球全貌的。只有在距离地球表面 11,000 公里外才能看到全貌。经过校色后的最终版照片更利于表现美国而不是



图 3：美国宇航局，“蓝色弹珠” 2012

非洲，这张照片的下载量已经超过 500 万次，是目前为止，网络相册（Flickr）中访问量最多的一张照片。

我们可以从“蓝色弹珠”这张照片中“识认”出地球，但实际上，只有阿波罗 17 号上的三位宇航员真正看到过地球被完全照亮时的景象，1972 年后再也没有人看过。2012 年的这张“蓝色星球”照片看起来像从宇宙的某个地方拍摄的，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照片中的所有细节都是准确的，但是其虚幻性在于它给出的这个图像是从一个特定位置、特定时间点上拍摄的幻象。这个图像所使用的“排列式成像”（tiled rendering）是一种构造数码图像的标准化方法。我们从这些图像中粘合出一个世界，假设图像中的所见与真实世界既相符又等同。直到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一个看上去牢固的整体实际上是一些碎片的集成体。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声称已经经过精确计算的全球金融市场毫无征兆地就崩溃了。原来是因为这个系统的杠杆原理极其微妙，极小部分无法按期偿还抵押贷款的人引发了这场循环性的灾难，而世界金融市场极端密切地关联，这使得那个原本的区域性灾难不可能控制在区域范围内了。这个危机表明，无论你喜不喜欢，现在只有一个世界了。

与此同时，“一个世界”并不意味着所有人获得的东西是均等的。由于个人原因或者政治原因，个人在国家间迁移通常

非常困难，而困难程度部分取决于你所持有的护照。一个英国护照的持有者可以在 167 个国家获得免签，而一本伊朗护照，只能让你获得 46 个国家的免签。另一方面，货币的转移可以通过敲键盘完成。1979 年前，中国公民连持有外币都是非法的，而今天的中国主导着全球化贸易。理论上，全球化就是顺畅、简便，而实践中，全球化却是曲折、困难、极其耗费时间的。广告和政客告诉我们，至少在金融领域有一个全球统一的系统。日常生活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视觉文化

这本书旨在帮助你观看这个已经发生很多变化，并且还在不停改变的世界。它是我们每天生活在其中的视觉文化的向导。如同历史一样，视觉文化既是一个学术领域的名称，也是这个学科所研究的对象。视觉文化研究对象包含了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我们所有人对怎么观看所具备的心理模式以及由此得出的：我们怎么做才能观看。这也是我们将其称作视觉文化的原因：它是所有与视觉相关的集合体的文化。视觉文化不单指这些制作出来供观看的所有事物的总和，比如绘画或电影。视觉文化是那些可见之物与我们为所见之物赋予的名称之间的关系，同时它还包括那些不可见，或被排除在视野之外的事物。简而言之，我们不是简单地去看那些眼前之物，并将此称为视觉文化研究，而是将所见之物集成与我们的知识系统、

已有的经验相匹配的世界观。有一些机构试图规范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我们被一些机构告知：“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往前走”，这也被法国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警察版本”（*police version of history*）（2001）。当确实有事可看时，我们通常只选择让官方当局来处理。如果这是一起交通事故，这样的态度可能是恰当的。但如果这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将历史看成一个整体时，那么我们肯定需要亲自观看。

视觉文化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开始广泛传播，这发生在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出现重要变化的前夕。1990年左右，冷战结束，冷战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区域，相互之间几乎看不见对方，而冷战时期恰好也是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时期。后现代主义将现代主义的摩天大楼从朴素的立方体，转变成具有媚俗和模仿元素的戏谑式高塔，现在，这样的建筑占领了全世界的地平线。城市看上去已截然不同。围绕对性别、性、种族的疑问，一种新的身份政治形成了，它引导人们以不同方式看待自己。这种身份政治在冷战期间并没有把握成为全球的必然趋势，并使人们开始怀疑世界拥有更好未来的可能性。1977年，在英国社会、经济危机期间，性枪手乐队（*Sex Pistols*）曾将这种情绪简洁而有力地概括为“没有未来”（*No Future*）。这些变化又因个人电脑时代的来临而加速，个人电脑时代将控制论下的神秘世界，用我们知道的电脑操作转换成一个用于个人探索的空间——1984年，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

(William Gibson) 将之称为“网络空间”(cyberspace)。视觉文化研究就是在那个时候闯入学术视野的。它将表现男女平等、政治批评等高雅艺术的研究与流行文化、新型电子影像研究结合在一起。

现今,通过人们大量而多样化地制作、观看、传播图像,一种观看世界的新方式正在产生,而这数量之大、方式之多是1990年的人们根本不可能料到的。现在,视觉文化的研究领域便是,在这个大到无法观看,却又重要到无法想象的世界里,该如何理解所发生的变化。大量的图书、课程、学位、展览,甚至博物馆都准备研究这一新兴的转变。1990年的视觉文化与今天的视觉文化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从特定的观察空间观看事物,如博物馆或者电影院,而后者是在以图像为主导的网络化社会中进行观看。1990年,你需要去电影院观看电影(除非电视上重播),去画廊看艺术品,或者去某人的家里看他们的照片。现在,所有这些都在网上完成,并且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间点,只要想看就可以看。网络将视觉空间重新划分并进行拓展,但与此同时,用于展示图像的屏幕尺寸通常被缩小了,图像质量也下降了。今天,在曼努埃尔·卡斯特利斯(Manuel Castells)所说的由电子化信息网络所构建的社会生活方式——“网络化社会”中,视觉文化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表现。这其中网络不仅为我们提供图像(那些与线上、线下的网络生活相关的图像)的入口,还为我们提供思考、体